



春秋集傳  
一

□ 12  
3605  
1





門 七 12  
號 3605  
卷 1



# 春秋集註

##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

汪氏曰晉

董狐齊太史楚倚相之類朱子曰薛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况一國乎

春秋集註

序

分類 了  
卷 154(5)  
通



春秋魯史爾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啖氏曰雖因舊史酌

以聖心注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

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可爲春秋矣而孟氏

發明宗旨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

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

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

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



春秋集言  
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  
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  
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  
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  
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  
典自此可惇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  
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  
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  
子向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  
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  
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佻夫弟叔



勝弟年兄繫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汪氏曰：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舍賜祿，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侵伐戰克蒐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約幣逆送勝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分。有德者必褒而

善自此可勸。汪氏曰：如字，于之類。有罪者

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汪氏曰：如名，宰之類。

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

我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

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



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  
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  
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  
好惡則發乎詩之情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

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  
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  
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然後知莊  
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  
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  
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二執政  
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  
矣觀文姜逐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  
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則式微旌丘之篇可信衛



為我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

酌古

今則貫乎書之事

胡氏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

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既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胡氏

曰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非眾妾之可僭書歸賵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與常典以體本忠恕則導乎樂之乎禮之經者也。

和則以受伐者為主齊桓退師禮楚



則書盟于石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  
俟禁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  
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  
則導乎樂之和者也。  
**著權制則盡**

**乎易之變**

胡氏曰。建子。周人之正朔。  
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  
時。司盟。玉。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  
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爲公。引戶不  
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  
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  
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郟。昭公圍  
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凡此類皆所

謂著權制以盡  
乎易之變者也。  
**百主之法度萬世之**

**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  
**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  
**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  
**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



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  
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  
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  
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  
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王氏曰權  
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  
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

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  
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  
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  
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  
哉文定此語非真見近世推隆王氏  
夫子之心不能及此  
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  
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宋鑑熙寧四年  
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  
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



謂安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

倦第未知此意耳。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

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

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

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

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

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

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與

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

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

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王氏曰文

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

二后被虜於金國遭戮辱不可勝紀

春秋集註

序



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讐不敢與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修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爲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賊爲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爲重也是書以紹興六年按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遠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憐賜銀帛三

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母兄之恥得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者歟

# 春秋集註序

終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春秋集註目錄

○卷之一 隱公一 ○卷之二

隱公二 ○卷之三 隱公三 元年至十有年

○卷之四 桓公一 ○卷之五

桓公二 ○卷之六 桓公三 元年至十有八年

○卷之七 莊公一 ○卷之八



莊公二 ○卷之九 莊公三

○卷之十 莊公四 元年至三  
十有二年

○卷之十一 閔公 元年至二年

○卷之十二 僖公一 ○卷之十三

僖公二 ○卷之十四 ○僖公三

○卷之十五 僖公四 ○卷之十六

僖公五 元年至三  
十有三年 ○卷之十七

文公一 ○卷之十八 文公二 元年至十  
有八年

○卷之十九 宣公一 ○卷之二十

宣公二 ○卷之廿一 宣公三 元年至十  
有八年

○卷之廿二 成公一 ○卷之廿三

成公二 ○卷之廿四 成公三 元年至十  
有八年



○卷之卅五 襄公一 ○卷之卅六

襄公二 ○卷之卅七 襄公三

○卷之卅八 襄公四 元年至三  
十有一年

○卷之卅九 昭公一 ○卷之三十

昭公二 ○卷之卅一 昭公三

○卷之卅二 昭公四 ○卷之卅三

昭公五 元年至三  
十有二年 ○卷之卅四 定公一

○卷之卅五 定公二 元年至十有五年

○卷之卅六 哀公一 ○卷之卅七

哀公二 元年至十有四年

春秋集註目錄終



哀公二

元年至十四年

○卷之卅六

哀公一

○卷之卅七

○卷之卅五

哀公二

元年至十四年

昭公正

十有二年

○卷之卅四

哀公一

# 春秋集註卷之一

## 隱公一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穀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



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  
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絕  
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適當隱公

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  
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  
復扶又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  
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  
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胡悅之逮魯孝公  
之末幽王已為大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

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  
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  
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拒營則猶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  
也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  
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去棄其九  
族葛藟反力軌有終遠去兄弟之刺不撫其民  
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  
乃以天主之尊下賤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  
九法斃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  
之原平王子母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  
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



賔人罷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已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 晉鄂侯邾二年 曲沃莊伯鮮

十一年 衛桓公完十三年 蔡宣公考父二

十八年 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 曹桓公終

生三十五年 陳桓公鮑二十三年 杞武公

二十九年 宋穆公和七年 秦文公四十四

年 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公羊傳元年者

何君之

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入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夫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自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主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 春王正月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  
 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  
 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  
 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  
 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去周月何哉聖人  
 語去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  
 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  
 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  
 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  
 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其旨微  
 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  
 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

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  
 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  
 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反  
 顏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  
 起也春秋首絀與黜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  
 倫正矣

###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  
 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  
 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  
 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與劇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

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克，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壘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軌已為後患也。故授之木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



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  
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宰咺  
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  
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  
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獲  
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  
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  
侯之妾是壞音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

之分故特賤而書名以見音宰之非宰也或曰僖  
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音  
戶暗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  
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  
子則名家宰於後葬成風  
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音焉微  
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  
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  
願祝之又作其詞王府共音其器戎右役其事天



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誦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遠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

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籍外權如繆黼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諤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無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



大臣之意其不自公羊以為遠然公于疆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于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欵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欵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庚申

平王五十年

二年

齊僖十 晉鄂三 衛桓十四 蔡宣二十九 鄭莊二十三

曹桓三十六 陳桓二十四 杞武三十 宋穆

五 楚武二十

### 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秦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本足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



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也到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入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天衆也非王命而入入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費音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又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軟孟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緝而前此盟于茂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去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



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

于紀

按穀梁子送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涓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

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復繻逆女以志變常眾妾之分定矣太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



春秋集註 卷一  
為之說則鑿矣。

#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入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夫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太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 鄭人伐衛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

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九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縲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 春秋集註卷之一終

## 春秋集註卷之二

### 隱公二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齊** 僖十一 **晉** 鄂四 **衛** 桓

十四 **曹** 桓三十七 **陳** 桓二十五 **杞** 武三十

一 **宋** 穆九卒 **秦** 文四

十六 **楚** 武二十一 **春** 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二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



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悔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主，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往會也。莊僖項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主，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脩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



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入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庫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夫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

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叙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



春秋集言 卷二  
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太宗伯為上相息亮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曰或不曰者何謹則書

自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



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求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

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躡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



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壬** 桓王 **四年** **齊** 僖十二 **晉** 鄂五 **衛** 桓十六

**戊** 元年 **蔡** 宣三十二 **鄭** 莊二十五

**曹** 桓三十八 **陳** 桓二十六 **杞** 武三十二 **宋** 殤公與夷元年 **秦** 文四十七 **楚** 武一十一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間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一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傳言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  
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  
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  
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  
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碻盡言極諫而公  
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  
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  
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在  
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為人君父  
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  
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此於不期而  
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  
適丁歷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  
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  
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  
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



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倚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入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首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 秋暈帥師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公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暈以不義強其若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暈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



春秋傳言  
子以謹履霜之戒

###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反略謀之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地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 桓王五年

齊僖十三 晉鄂六 奔衛 宣公 晉元年 葵宣三十二 鄭莊二

核

六 辭

桓二十九 陳桓二十七 杞武三

十三 宋 殤二 秦 文四十八 楚 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瑯，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主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季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



夫人德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  
娶於禮無一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  
所爲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賜而正  
名之曰仲子之賜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  
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辭矣桓  
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  
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  
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  
千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

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言佾也。初者事  
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  
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  
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  
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  
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  
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  
天下之大典。

### 邾人鄭人伐宋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  
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



乎鄭之上。庠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王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精食節曰賊。食根曰蝨。莫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聲。螟螽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

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宗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聲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春秋傳  
卷二  
十三  
園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  
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  
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  
彰矣。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 魯哀侯光元年 邾宣二 鄆宣三十三 莒莊二十

七 曹桓四十 陳桓二十八 杞武三十

四 宋殤三 秦文四十九 楚武二十四

### 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  
結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

千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  
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  
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  
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  
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  
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  
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死鄭伯使宛來歸枋  
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郛及防而魯又取其  
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  
以蕃王室所生者義爾高為以利使為入臣者懷  
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 冬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疆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天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已心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冬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誌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 春秋集註卷之二

## 春秋集註卷之三

### 隱公三

**丑** 桓王七年 齊僖十五 晉哀二 曲沃武公稱元年 衛宣三 蔡宣三十四

**鄭** 莊二十八 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 武三十五 **宋** 殤四 **秦** 文五十 **楚** 武二十五

###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今



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鄭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

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業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



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之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放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

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瓘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行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 秋公伐邾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蔑音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



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蔑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子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闕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伯

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主於王吏則皆官止泣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雄立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丙寅 桓王 八年 齊僖十六 晉哀三 蔡宣三十 五卒 衛宣四 鄭莊二十九 曹

桓四十二 陳桓三十 杞武三十六 宋殤五 秦寧公元年 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 三月鄭伯使死



春秋集註 卷三  
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鄭伯欲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枋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文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枋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

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枋者枋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



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木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章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盟，盟詛煩而約，妙劑亂，然後有交質。字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

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反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暗。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於盟善，晉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久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癸亥，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

浮來。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讓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讓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尺證物平，施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大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協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

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不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蒙縣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曷矣。治亂之效明矣。

丁卯 桓王九年 齊僖十七 晉哀四 衛宣五 蔡侯封入元年 鄭莊三十 曹

桓四十三 陳桓三十一 杞武三十 宋殤六 秦寧二 楚武二十七



###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二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亦可以若是也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與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止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一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蓋天

來聘者七錫命者二歸服者一貶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 二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二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



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八子輩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夏城即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即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才代及日空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即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文當分財用，平板縣。

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飭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八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立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



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入而深為利，以取士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戊 桓王 十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

四 陳 桓三十二 杞 武二十八

宋 瑒七 秦 寧二 楚 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郟，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

春秋集注



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  
郟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  
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 鄭伯伐取之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以兵力不能取戴兼三  
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眾奇也  
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  
勝可知矣故駐師於如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闚  
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卡莊子之術也然則可

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  
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郟人不  
會齊鄭入郟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  
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  
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  
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成何難哉

巳桓王十有一年 于寶曰十盈則更始以  
奇從盈數故曰有〇齊



僖十九 晉哀六 衛宣七 蔡桓三 鄭莊三十

二 曹桓四十五 陳桓三十三 杞武三十九

宋 殤八 秦寧四

###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聲有及也。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

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

### 齊侯鄭伯入許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子遣使來聘者，存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



氏子來求賄附音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與兵申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子下傳之先祖而取部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音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捨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且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反如占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



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懇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朝仲子而冢宰書

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亥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



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  
時以立義。且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  
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  
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  
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主不易  
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  
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  
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  
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  
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  
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  
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

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  
統之義矣。明乎蔑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  
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  
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蔑之盟。其刑  
牲軟血。泉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  
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  
審矣。世衰道微。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  
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  
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天中也。養不中才  
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



焉。收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賜。既及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知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知。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咍。况及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美其貶而書名。非幸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

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討。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賤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



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釋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此事以觀其異，向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傳卷之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四

桓公一

公名執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

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

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



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扶又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使記注繁無莫之勝平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父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父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與音聞平故而書即位者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音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又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

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去聲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



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瑩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瑩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祊，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

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主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白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現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  
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  
不懲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  
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  
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去懼春秋所以作  
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見音矣

###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  
致陰沴陰音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降  
水警乎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

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  
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  
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子今而其流不減  
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  
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  
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 冬十月

辛未 桓王二年 齊僖二十一年 晉哀八年 衛宣九年

十七 陳桓三十五 杞武四十一



春秋集註 卷四  
宋 殤 十 弑 秦 寧 六 楚 武 三十一

###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鼓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 及其大夫孔父

按左氏宋殤弑 羊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乃日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者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

春秋集註 卷四



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子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太閔有國之惡務也

###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愍也已不能討又先鄰

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



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  
瞿反具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堂學斷反亂斯  
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  
殺無赦殺其人墉音其室考音其宮而諸馬蓋君  
逾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慙徒對  
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去宋公  
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  
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

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  
氏猶為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  
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  
弑錫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去懼春秋所  
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  
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  
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入此則書又序諸  
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  
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  
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  
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  
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



春秋集註 卷四  
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郟太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上致之謂弑  
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質于太廟以明示  
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  
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于偽此懼而作  
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  
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

太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  
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  
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  
之主非為反于偽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  
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  
周東遷替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  
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  
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  
天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



家荆楚雖天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類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八祀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朝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

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申 桓王十三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九 衛宣  
 一年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

桓四十八 陳桓三十六 杞武四十二  
 宋莊公馮元年 秦寧七 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至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弑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至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二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至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

春秋左傳卷之九



畢矣是入見現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友面事離魯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現桓公無王與天主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

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主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昌慮未



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衆而有食之既則其爲亦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下法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復綸音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音來是重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古者昏禮必親迎去聲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淫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天有年得見賸于  
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  
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兩者豈無豐  
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  
年宜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  
宜得冰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  
為異特存且然則天道亦憐乎桓宣享國十有八  
年獨此十年書有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  
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子脩  
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主之新

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土掌以是觀非聖  
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  
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肯然  
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癸酉 相王十四年 齊僖二十三年 晉小子侯元年 衛宣十一年 蔡桓七年 鄭莊

三十六曹桓四十九 陳桓三十七 杞武  
四十三 宋莊二 秦寧八 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  
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



春秋集言  
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鄧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  
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

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上曰不討而又聘焉失不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誥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祭叔來賜命矣祭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



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桓賜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桓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桓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太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春秋集註卷之四終

春秋集傳卷之五

桓公二

甲戌 桓王十三年 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

七 曹桓五十 陳桓三十八 卒 杞武四 十四 宋莊三 秦寧九 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

鄭伯如紀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  
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  
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  
紀乃懷詐諉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  
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  
其事魯史承之故備告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  
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  
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  
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 天主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  
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  
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  
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鈞渭權  
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于  
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  
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  
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  
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反鼓及童稚賢  
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  
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  
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



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主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王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聲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

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而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主以端本矣二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預也

大雩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



春秋集言 卷五  
書故零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太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 冬州公如曹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

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

刻

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三十五年 晉小子三 衛

八 曹桓五十一 陳厲公躍元年 祀武 四十五 宋莊四 秦寧十 楚武三十五

### 春正月寔來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城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



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  
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  
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  
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  
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  
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  
秋不名義可見夫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  
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  
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  
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  
寓公之禮與強上為善  
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邾秋八月壬午大

閱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太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度脩  
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  
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  
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  
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主寓軍政於四時之  
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  
而閱兵車厲農失政其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  
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皮桑土綱繆



牖戶之意

### 蔡人殺陳佗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行。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

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亦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



春秋左傳卷五 卷五  
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  
重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白世子何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豈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 冬紀侯來朝

按左氏會于邱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  
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  
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現矣魯桓者弒君之賊  
人人之所同惡夫入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  
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丙子

桓王十七年 齊僖二十六年 晉小子四年 衛

九曹

桓五十二年 陳厲二紀 武四十

六宋

莊五 秦寧十一 楚武三十六

###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  
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  
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 夏殺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左傳

卷五

七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太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城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

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弑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天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聲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



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丁桓王十八年 齊僖二十七 魯侯緡元年 衛宣十五 蔡桓十一 鄭莊

四十 曹桓五十三 陳厲三 杞武四十

七 宋莊六 秦寧十二 楚武三十七

### 春正月己卯烝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

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太閔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續書也

### 天王使冢父來聘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謠賡歌則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  
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則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  
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  
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  
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而包數義者春正  
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

### 后于紀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  
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  
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是則大夫可矣  
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  
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  
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  
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  
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  
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十齊劉夏非卿而書靖  
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戊 桓王十九年 齊僖二十八年 晉縉二 衛宣

一曹桓五十四 陳厲四 起靖公元 年 宋莊七 秦出子元 楚武三十人

###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主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

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

### 姑來朝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謂諸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若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暗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



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故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為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卯〕桓王十年齊僖二十九 晉緡三 衛宣八年 十七 蔡桓十七 鄭莊四十

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祀靖一  
〔朱〕莊八 〔秦〕出子二 〔楚〕武三十九

###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見左傳昭四年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絕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  
變而從齊酈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  
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  
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于郎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  
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

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  
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  
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  
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魯不能脩  
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  
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  
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  
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  
兵而先宋



春秋集傳卷之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六

桓公三

庚 桓王十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 晉緡四 衛

辰 九年 莊四十三卒 曹莊公射姑元年 陳厲六 鄭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



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即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者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豐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紬與黜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忘矣凡此類抑揚其詞



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太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一義

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人亦有一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權方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



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  
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  
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  
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  
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  
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  
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魯忽出奔咸其自  
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  
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  
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  
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  
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音屢盟而卒叛數會而  
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  
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 桓王二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 晉緡五

五 鄭厲公突元年 曹莊二 陳厲七 卒

杞靖四 宋莊十 秦出子四 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



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  
 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  
 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侯卒。○十有二月及鄭師  
 伐宋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  
 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  
 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  
 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即是也  
 往戰者罪在內  
 戰于宋是也

壬 桓王二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二 晉緡六  
 午 十一年 衛惠公朔元年 蔡桓  
 十六 鄭厲二 曹莊三 陳莊公林元年 杞  
 靖五 宋莊十一 秦出子五 楚武四十二



春秋集註 卷六  
春十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去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

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訖諸天王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二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



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  
以吉服從金華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  
書年月具存而惡智見也

夏大水 ○ 秋七月 ○ 冬十月

癸桓王二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卒 晉緡

未十二年 鄆厲二 曹莊四 陳莊二 杞靖六

宋莊十二 秦出子六 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 無冰

按 韻風 七月 周公陳王業之詩也 其詞曰 二之日

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豕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  
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  
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  
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  
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  
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



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日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固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王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成音之所藏其新

必矣何以不書嘗嘗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五築而民不怨勞與安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 乙亥嘗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于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上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

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皆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曩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入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晉緡八 衛惠三 蔡

桓十八 鄭厲四 曹莊五 宋莊三 杞靖七 宋莊十三 秦武公元年 定武四十四

春二月壬午使冢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玉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購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焉者下必有其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



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数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廢矣及後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秉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

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  
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後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詞也



### 許叔入于許

許大音泰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太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甯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十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  
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  
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  
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  
櫟日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  
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  
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  
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 晉緡九 衛惠四  
蔡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

忽元年 曹莊六 陳莊四 杞靖八

宋莊十四 秦武二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秩序矣在周官大司  
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  
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



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掌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醜骨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丙莊王十有七年 齊襄三 晉緡十 衛惠五 照年元年 蔡桓二十卒

鄭厲六 昭二 曹莊七 陳莊五 杞靖九 宋莊十五 秦武三 楚武四十六

###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十

### 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夏五月丙

### 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



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齊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講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眾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

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黯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入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所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莊王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縉十一衛惠

亥三年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

元年鄭厲七子壺元年曹莊八陳莊六

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二者明弑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

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一國患而其詞曰敝筮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

齊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遜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事... 姓... 國... 順... 我... 冬... 殊...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散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list of ingredients or a recipe.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somewhat faded, but appear to be organized in a grid-like structure with vertical lines separating column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ection title, written in a smaller, more decorative script.



